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容齋續筆卷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貢生臣蕭志鴻

容齋續筆卷四 十七則

宋 洪邁 撰

淮南守備

周世宗舉中原百郡之兵南征李景當是時周室方彊李氏政亂以之討伐云若易然而自二年之冬訖五年之春首尾四年至於乘輿三駕僅得江北先是河中李守正叛漢遣其客朱元來唐求救遂仕於唐樞密使查文徽妻之以女是時請兵復諸州即取舒和後以恃功

偃蹇唐將奪其兵元怒而降周景械其妻欲戮之文徽方執政表乞其命景批云只斬朱元妻不殺查家女竟斬于市郭廷謂不能守濠州以家在江南恐為唐所種族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則知周師所以久者景法度猶存尚能制將帥死命故也紹興之季金兵渡淮踰月之間十四郡悉陷予親見沿淮諸郡守盡掃府庫儲積分寓京口云預被旨許令移治是乃平時無虞則受極邊之賞一有緩急委而去之寇退則反了無分毫

綫於吏議豈復肯以固守為心也哉

周世宗

周世宗英毅雄傑以衰亂之世區區五六年間威武之聲震懾夷夏可謂一時賢主而享年不及四十身沒半歲國隨以亡固天方授宋使之驅除然考其行事失於好殺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此其所短也薛居正舊史紀載翰林醫官馬道元進狀訴壽州界被賊殺其子獲正

賊見在宿州本州不為勘斷帝大怒遣竇儀乘馹往按之及獄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儀奉辭之日帝旨甚峻故儀之用刑傷於深刻知州趙礪坐除名此事本只馬氏子一人遭殺何至於族誅二十四家其他可以類推矣太祖實録竇儀傳有此事史臣但歸咎於儀云

竇正固

竇正固漢隱帝相也周世罷政以司徒就第後范質用此官在中書乃歸洛陽常與編户課役正固不能堪訴

於留守向拱拱不聽熙寧初富韓公為相神宗嘗對大臣稱知河南府李中師治狀公以中師厚結中人因對曰陛下何從知之中師銜其沮已及再尹河南富公已老乃籍其户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乃知君子失勢之時小人得易而侮之如向拱李中師輩固不乏也

鄭權

唐穆宗時以工部尚書鄭權為嶺南節度使卿大夫相率為詩送之韓文公作序言權功德可稱道家屬百人

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舊唐史椎傳云椎在京師以家人數多奉入不足求為鎮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貨椎頗積聚以遺之大為朝士所嗤又薛廷老傳云鄭椎因鄭注得廣州節度椎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地廷老以右拾遺上䟽請按椎罪中人由是切齒然則其為人乃貪邪之士爾韓公以為仁者何邪

黨錮牽連之賢

漢黨錮之禍知名賢士死者以百數海内塗炭其名迹章章者並載于史而一時牽連獲罪甘心以受刑誅皆節義之士而位行不顯僅能附見者甚多李膺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之子為膺門徒未有録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籍苟安遂自表免歸高城人巴肅被收自載詣縣縣令欲解印綬與俱去肅不可范滂在征羌詔下急捕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自詣獄縣令郭揖

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張儉亡命困迫遁走所至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復流轉東萊上李篤家外黄令毛欽操兵到門篤謂曰張儉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歟息而去儉得免後數年上禄長和海上言黨人錮及五族非經常之法由是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此數君子之賢如是東漢尚名節斯其驗歟

漢代文書式

漢代文書臣下奏朝廷朝廷下郡國有漢官典儀漢舊儀等所載然不若金石刻所著見者為明白史晨祠孔廟碑前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末云臣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副言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樊毅復華下民租碑前後與此同無極山碑光和四年某月辛卯朔廿二日壬

子太常臣耽丞敏頓首上尚書末云臣耽愚戇頓首頓
首上尚書制曰可太尚讀為太常承書從事某月十七日丁
丑尚書令忠奏雒陽宫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
丁丑尚書令忠下又云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
丁丑太常耽丞敏下常山相孔廟碑前云司徒臣雄司
空臣戒稽首言末云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廿七
日壬寅奏雒陽宫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

司徒雄司空戒下魯相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末云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此碑有三公奏天子朝廷下郡國郡國上公府三式始末詳備文惠公隸釋有之無極山祠事以丁丑日奏雒陽宫是日下太常孔廟事以壬寅日奏雒陽宫亦以是日下魯相又以見漢世文書之不滞留也

資治通鑑

司馬公修資治通鑑辟范夢得為官屬甞以手帖論纘述之要大抵欲如左傳叙事之體又云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為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為唐高祖更不稱隋義寧二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故此書用以為法然究其所窮頗有窒而不通之處公意正以春秋定公為例於未即位即書正月為其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則次年之事不得復係於昭故定雖未立自當追書兼經文至簡不過一二十字一覽

可以了解若通鑑則不併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便以為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義寧後一卷則為唐高祖蓋凡涉歷三卷而煬帝固存方書其在江都時事明皇後卷之首標為肅宗至德元載至一卷之半方書太子即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乃是德宗也莊宗同光四年便係於天成以為明宗而卷内書命李嗣源討鄴至次卷首莊宗方殂潞王清泰三年便標為晉高祖而卷内書石敬瑭反至卷末始為

晉天福凡此之類殊費分說此外如晉宋諸胡僭國所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纎悉必書有至二百字者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觀鎮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平昌宣王和其奴卒皆無關於社稷治亂而周勃薨乃不書及書漢章帝行幸長安進幸槐里岐山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月丁亥還宮又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

卯還宫又書魏主七月戊子如魚池登青岡原甲午還宫八月巳亥如瀰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宫如此行役無歲無之皆可省也

弱小不量力

楚莊王伐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滅蕭楚伐莒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潰遂入鄆齊侯伐魯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

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遂取龍夫以齊楚之大而莒一小國蕭一附庸龍一邊邑方受攻之際幸能因執其人強敵許以勿殺而退師乃不度德量力致怨於彼至於亡滅可謂失計傳稱子產善相小國使當此時必有以處之矣

田横吕布

田横既敗竄居海島中高帝遣使召之曰横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横遂與二客詣雒陽將至謂客曰横始與

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横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即自剄横不顧王侯之爵視死如歸故漢祖流涕稱其賢班固以為雄才韓退之道出其墓下為文以弔曰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其英烈凜然至今猶有生氣也吕布為曹操所縳將死之際乃語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竟殺之布之材未必在横下而欲忍恥事讐故東坡詩曰猶勝白門窮吕布欲

將鞍馬事曹瞞盖笑之也劉守光以燕敗為晉王所擒既知不免猶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此又庸奴下才無足責者

中山宜陽

戰國事雜出於諸書故有不可考信者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故任座云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翟璜云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李克而趙世家書武靈王以中山負齊之強侵暴其地

銳欲報之至於變胡服習騎射累年乃與齊燕共滅之遷其王於膚施此去魏文侯時已百年中山不應既亡而復存且膚施屬上郡本魏地為秦所取非趙可得而置他人誠不可曉惟樂毅傳云魏取中山後中山復國趙復滅之史記六國表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周定王之孫西周桓公之子此尤不然宜陽於韓為大縣顯王三十四年秦伐韓拔之故屈宜臼云前年秦拔宜陽正是昭侯時歷宣惠王襄王而秦甘茂又

拔宜陽相去幾三十年得非韓嘗失此邑既而復取之乎

相六畜

莊子載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狗馬荀子論堅白同異云曾不如好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史記褚先生於日者傳後云黄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今時相馬者間有之相牛者殆絕所

謂雞狗彘者不復聞之矣劉向七畧相六畜三十八卷謂骨法之度數今無一存

卜筮不同

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有龜從筮逆之說禮記卜筮不相襲謂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以為瀆龜筴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魯穆姜徙居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杜預注云周禮大卜

掌三易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史疑古易遇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也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則歷卜諸家自古蓋不同矣唐呂才作廣濟陰陽百忌歷世多用之近又有三歷會同集蒐羅詳盡姑以擇日一事論之一年三百

六十日若泥而不通殆無一日可用也

日者

墨子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黒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黒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黒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

殺黑龍於北方若子之言不可用也史記作日者列傳蓋本於此徐廣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如以五行所直之日而殺其方龍不知其旨安在亦可謂恠矣

柳子厚黨叔文

柳子厚劉夢得皆坐王叔文黨廢黜劉頗飾非解謗而柳獨不然其荅許孟容書云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恣怨讟詆訶萬狀盡

為敵讐及為叔文母劉夫人墓銘極其稱誦謂叔文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待詔禁中道合儲后獻可替否有康弼調護之勤訏謨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内贊謨畫不廢其位利安之道將施於人而夫人終於堂知道之士為蒼生惜焉其語如此夢得自作傳云順宗即位時有寒儁王叔文以善奕棋得通籍博望因間隙得言及時事上大奇之叔文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唯吕温李景儉柳宗元以為信然三

子皆與子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其所施為人不以為當上素被疾詔下内禪宮掖事祕功歸貴臣於是叔文貶死韓退之於兩人為執友至修順宗實録直書其事云叔文密結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為死交蹤跡詭祕既得志劉柳主謀議唱和采聽外事及敗其黨皆斥逐此論切當雖朋友之義不能以少蔽也

漢武心術

史記龜策傳今上即位博開埶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

倐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漢書音義以為史遷没後十篇闕有録無書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言辭鄙陋日者龜策列傳在焉故後人頗薄其書然此卷首言今上即位則是史遷指武帝其載巫蠱之究如是今之論議者畧不及之資治通鑑亦棄不取使卯子明之惡不復著見此由武帝博采異端馴致斯禍儻心術趨於正當不如是之酷也

禁天高之稱

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天髙上大之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髙者為姜九族稱髙祖者為長祖政和中禁中外不許以龍天君玉帝上聖皇等為名字於是毛友龍但名友葉天將但名將樂天作但名作句龍如淵但名句如淵衞上達賜名仲達葛君仲改為師仲方天任為大任方天若為元若余聖求為應求周綱字君舉改曰元舉程振字伯玉改曰伯起程瑀亦字伯玉改曰伯禹張讀字聖行改曰彦行葢蔡京當國遏絶史

學故無有知周事者宣和七年七月手詔以昨臣僚建請士庶名字有犯天王君聖及主字者悉禁既非上帝名諱又無經據諂佞不根貽譏後世罷之

宣和冗官

宣和元年蔡京將去相位臣僚方疏官僚冗濫之敝大略云自去年七月至今年三月遷官論賞者五千餘人如辰州招弓弩手而樞密院支差房推恩者八十四人兖州陞為府而三省兵房推恩者三百三十六人至有

入仕纔二年而轉十官者今吏部兩選朝奉大夫至朝請大夫六百五十五員橫行右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十九員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員小使臣二萬三千七百餘員選人一萬六千五百餘員吏員猥冗差注不行詔三省樞密院令遵守成法然此詔以四月庚子下而明日辛丑以賞西陲誅討之功太師蔡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樞密院鄧洵武各與一子官執政皆遷秩天子命令如是即日廢格之京之罪惡至矣

容齋續筆卷四

容齋續筆卷五 十三則

宋 洪邁 撰

秦隋之惡

自三代訖於五季為天下君而得罪於民為萬世所麾斥者莫若秦與隋豈二氏之惡浮於桀紂哉蓋秦之後即為漢隋之後即為唐皆享國久長一時論議之臣指引前世必首及之信而有證是以其事暴白於方來彌遠彌彰而不可蓋也嘗試裒舉之張耳曰秦為亂政虐

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内騷動頭會箕斂重以苛法使父子不相聊張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入關為天下除殘去賊陸賈曰秦任刑法不變卒滅嬴氏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賈山借秦為喻曰為宮室之麗使其後世曽不得聚廬而託處為馳道之麗後世不得邪徑而託足為葬薶之麗後世不得蓬顆而託葬以

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天下已壞而弗自知身死纔數月耳而宗廟滅絶賈誼曰商君遺禮誼棄仁恩幷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滅四維而不張君臣乖亂六親殃戮萬民離叛社稷為虛又曰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黿錯曰秦發卒戍邊有萬死之害而亡銖

兩之報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首倡天下從之如流水又曰任不肖而信讒賊民力罷盡矜奮自賢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親疎皆危外内咸怨絶祀亡世董仲舒曰秦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自古以來未甞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又曰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説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羣盜並起死者相望而姦不息淮南王安曰秦

使尉屠睢攻越鑿渠通道曠日引久發適戍以備之往者莫反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吾邱壽王曰秦廢王道立私義去仁恩而任刑戮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主父偃曰秦任戰勝之威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暴兵露師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死者相望天下始叛徐樂曰秦之末世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嚴安曰秦一海内之政壞諸侯之城為知巧權

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意廣心逸兵禍北結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天下大畔滅世絶祀司馬相如曰二世持身不謹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宗廟滅絶伍被曰秦為無道百姓欲為亂者十室而五使徐福入海欲為亂者十室而六使尉佗攻百越欲為亂者十室而七作阿房之宫欲為亂者十室而八路温舒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賈捐之曰興兵遠攻貪外虛内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

末劉向曰始皇葬於驪山下錮三泉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梅福曰秦爲無道削仲尼之迹絕周公之軌禮壞樂崩王道不通張誹謗之網以爲漢敺除谷永曰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劉歆曰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凡漢人之論秦惡者如此唐高祖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孫伏伽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薛收傳秦王平洛陽觀隋宮室歎曰

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夸侈收曰後主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為後世笑張元素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専法日亂乎造乾陽殿伐木於豫章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乾陽畢功隋人解體魏徵曰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又曰隋唯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為此無限而至於亡方其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又曰恃其富强不虞後患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宫室臺榭是飾

外示威重內行險忌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隕匹夫之手又曰文帝驕其諸子使至夷滅馬周曰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强斂之以資寇邪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陳子昂曰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疲生人之力中國之難起身死人手宗廟為墟楊相如曰煬帝自恃其彊不憂時政言同堯舜迹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擲棄之吳兢曰煬帝驕

矜自負以為堯舜莫已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自是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柳宗元曰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垠以為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沸湧灼爛號呼騰蹈李珏曰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凡唐人之論隋惡者如此

漢唐二武

東坡云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絶人之

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美哉斯言漢之武帝唐之武后不可謂不明而巫蠱之禍羅織之獄天下塗炭后妃公卿交臂就戮後世聞二武之名則憎惡之蔡確作詩用郝甑山上元間事宣仁謂以吾比武后蘇轍用武帝奢侈窮兵虛耗海内為諫疏哲宗謂至引漢武上方先朝皆以之得罪人君之立政可不監兹

玉川子

韓退之寄盧仝詩云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

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昨晚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下窺瞰渾舍驚怕走折趾立召賊曹呼五百盡取鼠輩尸諸市夫姦盜固不義然必有謂而發非貪慕貨財則挑暴子女如玉川之貧至於鄰僧乞米隔牆居者豈不知之若為色而動窺見室家之好是以一赤脚老婢隕命也惡少可謂枉著一死予讀韓詩至此不覺失笑全集中有所思一篇其略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

青樓珠箔天之涯夢中醉臥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水深美人不見愁人心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窻前疑是君則其風味殊不淺韓詩當亦含譏諷乎

銀青階

唐自肅代以後賞人以官爵久而浸濫下至州郡胥吏軍班校伍一命便帶銀青光祿大夫階殆與無官者等明宗長興二年詔不得薦銀青階為州縣官賤之至矣

晉天福中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為十年以來諸道職
掌皆許推恩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
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
賤不分請自今節度州聽奏大將十人他州止聽奏都
押牙都虞候孔目官從之馮拯之父俊當周太祖時補
安遠鎮將以銀青光禄檢校太子賔客兼御史大夫至
本朝端拱中拯登朝遇郊恩始贈大理評事予八世從
祖師暢暢子漢卿卿子膺圖在南唐時皆得銀青階至

撿挍尚書祭酒然樂平縣帖之全稱姓名其差徭正與里長等元豐中李清臣論官制奏言國朝踵襲近代因循之弊牙挍有銀青光禄大夫階卒長開國而有食邑盖為此也今除授藩官猶用此制紹興二十八年廣西經畧司申安化三州蠻蒙全計等三百十八人進奉乞補官勲皆三班借差三班差使悉帶銀青祭酒而等第加勲文安公在西垣為之命詞

買馬牧馬

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綱發者盖踰萬匹使臣將校得遷秩轉資沿道數十州驛程券食廄圉薪芻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奮又三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以就水草亦為逐處之患因讀五代舊史云唐明宗問樞密使范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五千匹帝嘆曰太祖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鐵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將之不至也延光

奏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民何負哉明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愛民為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蓄只如此今盖數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陽正臨中州尚以為騎士無所施然則今雖純用步卒亦未為失計也

杜詩用字

律詩用自字相字共字獨字誰字之類皆是實字及彼我所稱當以為對故杜老未嘗不然今略紀其句于此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衰顔聊自哂小吏最相輕髙城秋自落雜樹晩相迷百鳥各相命孤雲無自心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娱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猿挂時相學鷗行炯自如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顔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蔕芙蓉本自雙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

中鷗此時對雪遥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蕚一别永相望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此以自字對相字也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蘿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哀歌時自短醉舞為誰醒離别人誰在經過老自休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此以自字對誰字也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正月鶯相見非時鳥共聞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病相親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

與世相違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此以共字獨字對相也

唐虞象刑

虞書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漢文帝詔始云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武帝詔亦云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犯宮者扉扉草屨也大辟者布衣無領其説雖未必然揚雄法

言唐虞象刑惟明說者引前詔以證然則唐虞之所以齊民禮義榮辱而已不專於刑也秦之末年赭衣半道而姦不息國朝之制減死一等及胥吏兵卒配徒者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識之耳久而益多每郡牢城營其額常溢殆至十餘萬凶盜處之恬然盖習熟而無所恥也羅隱讒書云九人冠而一人髽則髽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髽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髽者勝正謂是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

常畏死則為惡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可謂至言荀卿謂象刑為治古不然亦正論也

崔常牛李

士大夫一時論議自各有是非不當一一校其平生賢否也常衮為宰相唐德宗初立議羣臣喪服衮以為遺詔云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羣臣亦當如之祐甫以為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别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三日釋服相

與力爭袞不能堪奏貶祐甫已而袞坐欺罔貶祐甫代之議者以祐甫之賢遠出袞右故不復評其事然揆之以理則袞之言為然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欲因是擣西戎腹心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宰相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彼若來責失信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

何所用之文宗以為然詔以城歸吐蕃由是德裕怨僧孺益深議者亦以德裕賢於僧孺咸謂牛李私憾不釋僧孺嫉德裕之功故沮其事然以今觀之則僧孺為得司馬温公斷之以義利兩人曲直始分

盗賊怨官吏

陳勝初起兵諸郡縣苦秦吏暴争殺其長吏以應勝晉安帝時孫恩亂東土所至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隋大業末羣盗蜂起得隋官及士族子

弟皆殺之黄巢陷京師其徒各出大掠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宣和中方臘為亂陷數州凡得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杭卒陳通為逆每獲一命官亦即梟斬豈非貪殘者為吏倚勢虐民比屋抱恨思一有所出久矣故乘時肆志人自為怒乎

作詩先賦韻

南朝人作詩多先賦韻如梁武帝華光殿宴飲連句沈

約賦韻曹景宗不得韻啓求之乃得競病兩字之類是也子家有陳後主文集十卷載王師獻捷賀樂文思預席羣僚各賦一字仍成韻上得盛病柄令横映夐併鏡慶十字宴宣猷堂得迮格白赫易夕擲斥坼啞十字幸舍人省得日謐一瑟畢訖橘質帙實十字如此者凡數十篇今人無此格也

后妃命數

左傳所載鄭文公之子十餘人其母皆貴冑而子多不

得其死惟賤妾燕姞生穆公獨繼父有國子孫蕃衍盛大與鄭存亡薄姬入漢王宮歲餘不得幸其所善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為言其故王即召幸之歲中生文帝自有子後希見及呂后幽諸幸姬不得出宮而薄氏以希見故得從子之代為代太后終之承漢大業者文帝也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飭侍者唐兒使夜往上醉不知而幸之遂有身生長沙王發以母微無寵故王畀濕貧國漢之宗室十有餘萬人而中興炎

祚成四百年之基者發之五世孫光武也元帝為太子所愛司馬良娣死怒諸娣妾莫得進見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五人虞侍太子后令旁長御問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彊應曰此中一人可乃王政君也一幸有身生成帝自有子後希復進見然歷漢四世為天下母六十餘載觀此四后妃者可謂承恩有限而光華啓佑與同輩逺絶政君遂為先漢之禍天之所命其亦各有數乎徽宗皇帝有子三十人唯高

宗皇帝再復大業顯仁皇后在宫掖時亦不肯與同列爭進甚頻薄太后云

公為尊稱

柳子厚房公銘陰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者曰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唐之最著者曰房公東坡墨君亭記云凡人相與稱呼者貴之則曰公范曄漢史惟三公乃以姓配之未嘗或紊

如鄧禹稱鄧公吳漢稱吳公伏公湛宋公宏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陳公寵橋公玄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曹公操是也三國亦有諸葛公司馬公顧公張公之目其在本朝唯韓公富公范公歐陽公司馬公蘇公為最著也

臺城少城

晉宋間謂朝廷禁省為臺故稱禁城為臺城官軍為臺軍使者為臺使卿士為臺官法令為臺格需科則曰臺

有求須調發則曰臺所遣兵劉夢得賦金陵五詠故有臺城一篇今人於他處指言建康為臺城則非也晉益州刺史治大城蜀郡太守治少城皆在成都猶云大城小城耳杜子美在蜀日賦詩故有東望少城之句今人於他處指成都為少城則非也

容齋續筆卷五

容齋續筆卷六 十五則

宋 洪邁 撰

嚴武不殺杜甫

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為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巾甞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

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牀斥其父名武不以為忤初無所謂欲殺之說盖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為然予按李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甫集中詩凡為武作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者曰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此猶是武在時語至哭其歸櫬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遜韜鈐延子荆盖以自況空餘老賔客身上媿簪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

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䳇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黄祖殺禰衡為喻殆是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黄祖自比乎

王嘉薦孔光

漢王嘉為丞相以忠諫忤哀帝事下將軍朝者光禄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上可其奏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嘉對吏自言不能進賢退不肖吏問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不能進嘉死後上覽

其對思嘉言復以光為丞相按嘉之就獄由光逢君之惡而嘉且死尚稱其賢嘉用忠直隕命名章一時然亦可謂不知人矣光之邪佞鬼所唾也奴事董賢恊媚王莽為漢蝨蛾尚得為賢也哉

朱温三事

義理所在雖盜賊凶悖之人亦有不能違者劉仁恭為盧龍節度使其子守文守滄州朱全忠引兵攻之城中食盡使人說以早降守文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

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為之緩攻其後還師悉焚諸營資糧在舟中者鑿而沉之守文遺全忠書曰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為煙沉之為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為之留數囷滄人賴以濟及簒唐之後蘇循及其子楷自謂有功於梁當不次擢用全忠薄其為人以其為唐鴟梟賣國求利勒循致仕斥楷歸田里宋州節度使進瑞麥省之不懌曰宋州今年水災百姓不足何用此為遣

中使詰責之縣令除名此三事在他人為不足道於全忠則為可書矣所謂憎而知其善也

文字潤筆

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月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故杜詩云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罽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

歲又有送斛斯六官詩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賫文為活翻令室倒懸盖笑之也韓愈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劉乂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劉禹錫祭愈文云父喪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皇甫湜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酬以絹九千匹穆宗詔蕭俛撰

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撰進之後例得貺遺若黽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宗時長安中爭為碑誌若市買然天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不由喪家裴均之子持萬縑詣韋貫之求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為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記曰予與元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輿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為謝文之贄予念平生分贄不當納

往反再三訖不得已回施兹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柳玭善書自御史大夫貶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彥暉請書德政碑玭曰若以潤筆為贈即不敢從命本朝此風猶存唯蘇坡公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謂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張文定公也此外趙康靖公滕元發二銘乃代文定所為者在翰林日詔撰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亦辭不作曾子開與彭器資為執友彭之亡曾公作銘彭之子以金帶

縑帛為謝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義若以貨見投非足下所以事父執之道也彭子皇懼而止此帖今藏其家

漢舉賢良

漢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是時對者百餘人帝獨善莊助對擢為中大夫後六年當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於是董仲舒等

出馬資治通鑑書仲舒所對為建元按策問中云朕親耕籍田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對策曰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必非即位之始年也

戊為武

十干戊字只與茂同音俗輩呼為務非也吳中術者又稱為武偶閱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為武乃知亦有所自也今北人語多曰武

朱温父名誠以戊類成字故司天諂之耳

怨耦曰仇

左傳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注云自古有此言按許叔重説文於逑字上引虞書曰方逑孱功又曰怨匹曰逑然則出於虞書今亡矣以鳩僝為逑孱以耦為匹以仇為逑其不同如此而僝字下所引乃曰旁救僝功自有二説旻字下引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旻天㜸字下引虞書雉㜸今皆無此

說文與經傳不同

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成輩不甚相先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聊摭逐書十數條以示學者其字異而音同者不載所引周易百穀草木麗乎土為艸木麗乎地服牛乘馬為犕音備牛乘馬夕惕若厲為若夤其文蔚也為斐也乘馬班如為驙如天地絪緼為天地壹壺繻有衣袽為需有衣絮書晉卦為簪巽為顨艮為𠃧所引書帝乃殂落為勛乃殂竄三苗為𢾓也塞

音倅三苗勿以憸人為譣人（譣問也）在後之侗為在夏后之詷尚不忌于凶德為上不碁峙乃粻糧為餱糧教胄子為教育子百工營求為夐求至於屬婦為嫋婦（嫋音鄒妊身也）有疾弗豫為有疾不悆我之弗辟為不辟截截諞言為戔戔巧言又圜圜升雲半有半無獂有爪而不敢以撅及以相陵僟維緇有稽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也所引詩既伯既禱為既禡既禂新臺有泚為有玼焉得諼草為安得藼艸墻有茨為有薺棘人欒欒為臠臠江之永

矣為羕矣得此戚施為䶢鼀伐木許許為所所儦儦俟俟為伾伾俟俟嘽嘽駱馬為瘏瘏赤舄几几為巳巳又為掔掔音慳民之方殿屎為方唸吚混夷駾矣為犬夷呬矣陶復陶穴為陶寝地也室其會如林為其旝國步斯頻為斯矉滌滌山川為蔋蔋論語荷蕢為荷臾褻裘為結衣又有跢予之足一句孟子源源而來為譹源音願徐也接淅為澆淅澆具兩切乾漬米也左傳尨涼為狵涼芟夷為癹夷音潑主賓為主窬澤之萑蒲為澤之目籞禁苑也衷甸兩牡為

中佃一轅槅柎藉幹為槅部薦幹公羊䦨然為䫂然䫂失冉切暫見也國語餕飯不及壺飧為侊飯不及一食如此者甚多

周亞夫

漢景帝即位三年七國同日反吴王至稱東帝天下震動周亞夫一出即平之功亦不細矣而訖死於非罪景帝雖未為仁君然亦非好殺卿大夫者何獨至亞夫而忍為之竊嘗原其說亞夫之為人班馬雖不明言然必

悻直行行者方其將屯細柳柢以備胡且近在長安數十里間非若出臨邊塞與敵對壘有呼吸不可測知之事令天子勞軍至不得入及遣使持節詔之始開壁門又使不得驅馳以軍禮見自言介冑之士不拜天子改容稱謝然後去是乃王旅萬騎乘輿黄屋顧制命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睨帝尊習與性成故賜食不設箸有不平之意鞅鞅非少主臣必已見於辭氣之間以是隕命其可惜也秦王猛伐燕圍鄴苻堅自長安赴

之至安陽猛潛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猛之識慮視亞夫有間矣

煬王煬帝

金酋元顔亮隕於廣陵葛王裒已自立於是追廢為王而謚曰煬邁奉使之日實首聞之接伴副使祕書少監王補言及此云北人戲誚之曰奉敇江南幹當公事回及歸覲德壽宫奏其事高宗天顔甚悦曰亮去歲南牧

已而死歸人皆以為類符堅唯吾獨云似隋煬帝其死處既同今得謚又如此豈非天乎此段聖語當不見於史録故竊志之

鄭莊公

左傳載諸國事於第一卷首書鄭莊公自後紀其所行尤詳然每事必有君子一説唯詛射潁考叔以為失政刑此外率稱其善杜氏注文又從而獎與之按莊公為周卿士以平王貳於虢而取王子為質以威王畀虢公

政而取温之麥取成周之禾以王奪不使知政忿而不朝拒天子之師射王中肩謂天子不能復廵守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至有城潁及泉之誓是其事君事親可謂亂臣賊子者矣而曽無一語以貶之書姜氏為母子如初杜注云公雖失之於初而孝心不忘故考叔感而通之書鄭伯以齊人朝王曰禮也杜云莊公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書息侯伐鄭曰不度德杜云鄭莊賢書取郜與防歸於魯曰可謂正矣

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書使許叔居許東偏曰於是乎有禮度德而處量力而行相時而動可謂知禮書周鄭交惡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是乃以天子諸侯混為一區無復有上下等威之辨射王之夜使祭足勞王杜云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此段尤為悖理唯公羊子於克段于鄢之下書曰大鄭伯之惡為得之

百六陽九

史傳稱百六陽九為厄會以歴志考之其名有八初入

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九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灾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灾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今人但知陽九之戹云經歲者常歲也

左傳易筮

左傳所載周易占筮大抵只一爻之變未嘗有兩爻以上者畢萬筮仕遇屯之比初九變也成季將生遇大有之乾六五變也晉嫁伯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晉文

公迎天子遇大有乃九三變而之睽叔孫莊叔生子豹遇明夷乃初九變而之謙崔杼娶妻遇困乃六三變而之大過南蒯作亂遇坤乃六五變而之比趙鞅救鄭遇泰乃六五變而之需占者即演而為說然崔杼入於其宫不見其妻叔孫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殆若專為二子所作也唯陳厲公生敬仲遇觀之否周史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杜氏注云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為

山予謂此正是用中爻取義前書論之詳矣又有相與論事不假著占而引卦以言者如鄭公子曼滿欲為卿王子伯廖曰周易有之在豐之離晉先縠違命進師知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楚王怵侈子大叔曰在復之頥但以爻辭合其所行之事耳至於為嬴敗姬伐齊則可等語自是一時探賾索隱非後人所可到也衛襄公生子孔成子占之亦遇屯之比與畢萬同雖史朝與辛廖之言則異然皆以利建侯為主

鍾繇自劾

漢建安中曹操以鍾繇為司隷校尉督關中諸軍詔召河東太守王邑而拜杜畿為太守郡掾詣繇求留邑繇不聽邑詣許自歸繇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謹按侍中守司隷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筲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撿下無刑久病淹滯衆職荒頓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輕慢憲度不與國同心為臣不忠大

為不敬臣請法車召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爵土臣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伏須罪誅詔不許予觀近時士大夫自劾者不過云乞將臣重行竄黜闔門待罪而已如繇此章蓋與為他人所糾亡異也豈非身為司隷職在刺舉故如是乎

大義感人

理義感人心其究至於浹肌膚而淪骨髓不過語言造次之間初非有怪奇卓詭之事也楚昭王遭吳闔廬之

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竟以復國漢高祖入關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已而項羽所過殘滅民大失望劉氏四百年基業定於是矣唐明皇避禄山亂至扶風士卒頗懷去就流言不遜召入諭之曰朕託任失人致逆

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卒從朕不得别父母妻子朕甚愧之今聽各還家朕獨與子弟入蜀今日與卿等訣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衆皆哭曰死生從陛下自是流言遂息賊圍張巡於雍邱大將勸巡降巡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而斬之士心益勸河北四凶稱王李抱真使賈林説王武俊託為天子之語曰朕前事誠誤朋友失意尚可謝況朕為四海之主乎武俊即首唱從化及奉天

詔下武俊遣使謂田悅曰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何得不悔過而歸之王庭湊盜據成德韓愈宣慰庭湊拔刃弦弓以逆及館羅甲士於廷愈為言安史以來逆順禍福之理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訖為藩臣黄巢僞赦至鳳翔節度使鄭畋不出樂奏將佐皆哭巢使者怪之慕容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泣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旋起兵率倡諸鎮以復長安田悅以魏叛喪師遁還亦能以語

言動衆心誓同生死乃知陸贄勸德宗痛自咎悔以言謝天下制書所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識者知賊不足平凡此數端皆異代而同符也國家靖康建炎之難極矣不聞有此何邪

容齋續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容齋續筆卷七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貢生臣蕭志鴻

謄錄貢生臣李學膽

容齋續筆卷七 十七則

宋 洪邁 撰

田租輕重

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云一夫治田百畮歲收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蓋十一之外更無他數也今時大不然每當輸一石而義倉省耗别為一斗二升官倉明言十加六復於其間用米之精麤為説分若干甲有至七八甲者則數外之取亦

如之庚人執槩從而輕重其手度二石二三斗乃可給
至於水脚頭子市例之類其名不一合為七八百錢以
中價計之并儎船負擔又須五斗殆是十而取三以予
所見唯會稽為輕視前所云不能一半也董仲舒為武
帝言民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而田租口賦二十倍於
古謂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三十及二十倍也又云或耕
豪民之田見稅十五言下户貧民自無田而耕墾豪富
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今吾鄉俗正如此目為

主客分云

女子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謂一月之中又得半夜為四十五日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戰國策甘茂亡秦出關遇蘇代曰江上之貧女與富人女會績而無燭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以是知三代之時

民風和厚勤樸如此非獨女子也男子亦然豳風晝爾于茅宵爾索綯言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綯索以待時用也夜者日之餘其為益多矣

淮南王

漢淮南厲王死民作歌以諷文帝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此史漢所書也高誘作鴻烈解敘及許叔重注文其辭乃云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殊為不同後人但引

尺布斗粟之喻耳厲王子安復為王招致賔客方術之士作為内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術漢書藝文志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列於雜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盖内篇也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敘以為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然唯左吳雷被伍被見於史雷被者盖為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為賔客之賢也

薛國久長

左傳載魯哀公大夫云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漢公孫卿語武帝云黄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按王制所紀九州凡千七百七十有三國多寡殊不侔以環移之一君會朝所將吏卒姑以百人計之則萬國之衆當為百萬塗山之下將安所歸宿乎其為僞言無可疑者所謂存者數十考諸經傳可見者唯薛耳薛之祖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自

此受封歷商及周末始為宋偃王所滅其享國千九百餘年傳六十四代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薛壤地褊小以詩則不列於國風以世家則不列於史記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視同儕邾杞滕鄅獨未嘗受大國侵伐則其為邦亦自有持守之道矣

建除十二辰

建除十二辰史漢歷書皆不載日者列傳但有建除家以為不吉一句惟淮南鴻烈解天文訓篇云寅為建卯

為除辰為滿巳為平主生午為定未為執主陷申為破主衡酉為危主杓戌為成主少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今會元官歷每月逢建平破收日皆不用以建為月陽破為月對平收隨陰陽月遞互為魁罡也酉陽雜俎夢篇云周禮以日月星辰各占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今注無此語正義曰按堪輿黄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為陽破陰陰破陽今不知何書所載但又以

十干爲破末之前聞也

俗語筭數

三三如九三四十二二八十六四四十六三九二十七四九三十六六六三十六五八四十五九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九九八十一皆俗語筭數然淮南子中有之三七二十一蘇秦說齊王之辭也漢書律歷志劉歆典領鐘律奏其辭亦云八八六十四杜預注左傳天子用八云八八六十四人又六六三

十六人四四十六人如淳孟康晉灼注漢志亦有二八十六三四十二六八四十八八八六十四等語

伾文用事

唐順宗即位抱疾不能言王伾王叔文以東宮舊人用事政自已出即日禁宫市之擾民五坊小兒之暴閭巷罷鹽鐵使之月進出教坊女伎六百還其家以德宗十年不下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不復敘用即追陸贄鄭餘慶韓臯陽城還京師起姜公輔為刺史人情大

悅百姓相聚讙呼又謀奪宦者兵既以范希朝及其客韓泰摠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諸將以狀來辭始大怒令其使歸告其將無以兵屬人當是時此計若成兵柄歸外朝則定策國老等事必不至後日之患矣所交黨與如陸質呂溫李景儉韓瞱劉禹錫柳宗元皆一時豪儁知名之士惟其居心不正好謀務速欲盡据大權如鄭珣瑜高郢武元衡稍異己者皆亟斥徙以故不旋踵而身陷罪戮後世蓋有居伾文之地

而但務嘯引沾沾小人以為鷹犬者殆又不足以望其百一云白樂天諷諫元和四年作其中賣炭翁一篇盖為宫市然則未嘗能絶也

五十絃瑟

李商隱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說者以為錦瑟者令狐丞相侍兒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十絃所起劉昭釋名箜篌云師延所作靡靡之樂盖空國之侯所作也段安節樂府録云箜篌乃鄭衛之音以其亡國之聲故

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吳兢解題云漢武依琴造坎侯言坎坎應節也後訛為箜篌予按史記封禪書云漢公孫卿為武帝言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武帝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應劭曰帝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前漢郊祀志備書此事言空侯瑟自此起顔師古不引劭所注然則二樂本始曉然可攷雖劉吳博洽亦不深究且空元非國名其説尤穿鑿也初學記太平御覽編載樂事亦

遺而不書莊子言魯遽調瑟二十五弦皆動葢此云續漢書云靈帝胡服作箜篌亦非也

遷固用疑字

東坡作趙德麟字說云漢武帝獲白麟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葢麟云葢之為言疑之也予觀史漢所紀事凡致疑者或曰若或曰云或曰焉或曰葢其語舒緩含深意姑以封禪書郊祀志考之漫記于此雍州好畤自古諸神祠皆聚云葢黄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

三神山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能至望見之焉新垣平望氣言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權火舉而祠若光煇然屬天焉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蓋夜致王夫人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云祭封禪祠其夜若有光封欒大詔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河東迎鼎有黄雲蓋焉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方士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

云獲若石云于陳倉此外如所謂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可為觀如緱城神人宜可致天旱意乾封乎然其效可睹矣詞旨亦相似

僭亂的對

王莽竊位稱新室公孫述稱成家袁術稱仲家董卓郿塢公孫瓚易京皆自然的對也

月不勝火

莊子外物篇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

然蓋發言中理出入意表云子妄意莊子之旨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静而為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闇也

靈臺有持

莊子庚桑楚篇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郭象云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則失也陳碧虛云真宰存焉隨其成心而師之子謂是皆置論於言意之表玄之又玄復采

莊子之語以為說而於本旨殆不然也嘗記洪慶善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苟為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蓋前二人解釋者為兩而字所惑故從而為之辭

董仲舒災異對

漢武帝建元六年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董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稾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之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此本傳所書

而五行志載其對曰漢當亡秦大敝之後承其下流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故天災若語陛下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廼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廼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内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其後淮南衡山王謀反上思仲舒前言使

吕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請既還奏事上皆是之凡與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皆以罪輕重受誅二獄死者數萬人嗚呼以武帝之嗜殺時臨御方數歲可與為善廟殿之灾豈無他説而仲舒首勸其殺骨肉大臣與平生學術大為乖刺馴致數萬人之禍皆此書啓之也然則下吏幾死盖天所以激步舒云使其就戮非不幸也

李正已獻錢

唐德宗初即位淄青節度使李正已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已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已大慙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紹興三十年鎮江都統制劉寶乞詣闕奏事朝廷以其方命刻下罷就散職寶規取恩寵掃一府所有載以自隨巨舟連檣白金至五艦他所齎挾皆稱是其始謀蓋云此行不以何事

必可力買既至趍趄國門不許入覲或以謂欲上諸内府予時為樞密撿詳為丞相言援祐甫所陳乞以寶所齎等第賜其本軍明降詔書遣一朝士以寳平生過惡告諭卒伍使知明天子恵綏惻怛之意或寶𨺚固奄有仍為已物則宜因人之言發命詰問在行之物本安所出令安所用悉取而籍之就其舟檝比還充賜尤可以破其谿壑無厭之謀湯岐公當國不能用也

宣室

漢宣室有殿有閣皆在未央宫殿北三輔黄圖以為前殿正室武帝為竇太主置酒引内董偃東方朔曰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文帝受釐于此宣帝常齋居以決事如淳曰布政教之室也然則起於高祖時蕭何所創為退朝聽政之所而史記龜策傳云武王圍紂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淮南子云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宣室注曰商宫名一曰獄也盖商時已有此名漢偶與之同黄圖

乃以為漢取舊名非也

昔昔鹽

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為隋煬帝所嫉考其詩名昔昔鹽凡十韻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常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

蹄唐趙嘏廣之為二十章其燕泥一章云春至今朝燕花時伴獨啼飛斜珠箔隅語近畫梁低帷卷閒窺户牀空暗落泥誰能長對此雙去復雙栖樂苑以為羽調曲玄怪録載蘧篨三娘工唱阿鵲鹽又有突厥鹽黄帝鹽白鴿鹽神雀鹽疎勒鹽滿座鹽歸國鹽唐詩媚頼吴娘唱是鹽鹽更奏新聲刮骨鹽然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云今南嶽廟獻神樂曲有黄帝鹽而俗傳以為皇帝炎長沙志從而書之盖不考也韋縠編唐才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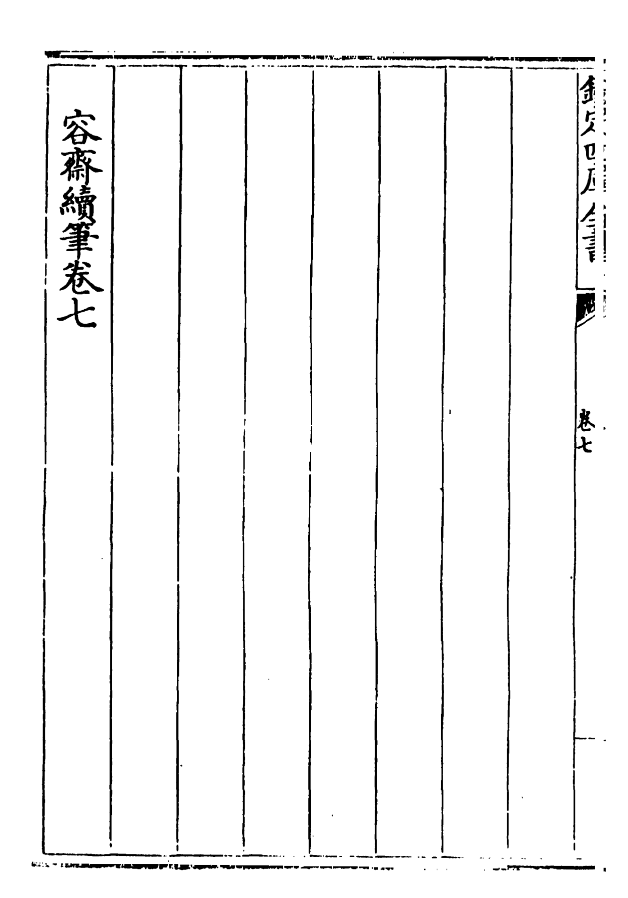
詩以趙詩為劉長卿而題為別宕子怨誤矣

將帥當專

周易師卦六三師或輿尸凶九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爻意謂用兵當付一帥苟其儔雜然臨之則凶矣輿尸者衆主也安慶緒既敗遁歸相州肅宗命郭汾陽李臨淮九節度致討以二人皆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者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步騎六十萬為史思明所挫一戰而潰憲宗討淮西命宣武等

十六道進軍雖以韓弘為都統而身未嘗至既無統帥至四年不克及裴度一出纔數月即成功穆宗討王庭湊朱克融時裴度鎮河東亦為都招討使羣帥如李光顔烏重胤皆當時名將而翰林學士元稹意圖宰相忌度先進與知樞密魏簡相結度每奏畫軍事輒從中沮壞之故屯守踰年竟無成績貞元之誅吳少誠元和之征盧從史皆此類也石晉開運中為契丹所攻中國兵力寡弱桑維翰為宰相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雖杜

重威李守正張彥澤輩駑材反冠然重威爲主將陽城之戰三人者尚能以身徇國大敗彊胡耶律德光乘槖駝奔竄僅而獲免由是觀之大將之權其可不專邪



容齋續筆卷七